

德列斯登珍寶館藏一件中國皇帝 琺瑯珍寶？

■ Ulrike Weinhold、Rainer Richter 合著、金芳如譯

德國德列斯登（Dresden）綠穹隆珍寶館（das Grüne Gewölbe）收藏品質非凡的琺瑯作品一事，不是秘密。然而有些小件且精緻的珍寶品，容易在丁林格爾（Dinglinger）作坊的獨特作品光環下遭受漠視。¹ 2004 年迄今，新綠穹隆珍寶館琺瑯展間展示一件鼻煙壺（圖 1～3），就是近年被漠然置之的例子。通常綠穹隆珍寶館導覽鮮少提及它，或是當作中國風小瓶述及。² 直到 2013 年一位訪客造訪，他關注這件琺瑯彩繪的精緻作品，當下提出一個假設，認為它很可能是中國畫琺瑯工藝品稀有的早期案例。我們借助當前藝術史和科技進行探究，成功獲得令人驚奇的多方新知。³



圖2 〈鼻煙壺〉背面附小匙 © Staatliche Kunstsammlungen Dresden 綠穹隆珍寶館藏 典藏號：VI 7 ii



圖3 〈鼻煙壺〉底部 © Staatliche Kunstsammlungen Dresden 綠穹隆珍寶館藏 典藏號：VI 7 ii

圖1 約1720～1722 鼻煙壺（正面）可能源自北京宮廷作坊 銅、琺瑯、象牙、軟木 高4.7，長3.5，寬2公分 © Staatliche Kunstsammlungen Dresden 綠穹隆珍寶館藏 典藏號：VI 7 ii

首先特別有趣的一件事實是，這件琺瑯小壺能溯回入藏薩克森選帝侯珍寶閣（Schatzkammer）的時間。1733年10月31日珍寶清冊角櫃條目下，已登錄「一件金琺瑯菸盒小壺。頂蓋施罩藍色琺瑯，帶黃色點狀；小壺黃色側身，繪製日本式多彩花卉，開光雙白底面以紫紅色施繪樹和風景。」⁴

此一描述導引出康熙皇帝（1661-1722在位）時期和他兒子雍正皇帝（1723-1735在位）時期，兩位帝王與強者奧古斯都（August II., 1670-1733）身處同一時代——這是清代宮廷作坊的新藝術和技術廣泛革新的階段。衆所周知，康熙皇帝以歐洲琺瑯畫為摹倣對象，自十七世紀末以降，它們透過耶穌會傳教士特地作為禮物引進宮廷。身懷藝術涵養的帝王對這類鮮麗明亮的作品如此著迷，以致皇帝開始向歐洲尋求身具此一製作技術的藝術家。⁵

這類據有醫療功效的鼻煙，藉由歐洲傳教士、使節和商人進口至中國，從十七世紀晚期開始在北京宮廷廣傳（張臨生主編，《故宮鼻煙壺》，頁27、28）。文獻記載，1684年兩位耶穌會傳教士將鼻煙當作禮物，致贈康熙皇帝。歐洲鼻煙盒通常帶有很大的開口，不利保存這項享樂藥品，因為潮濕氣候容易致使鼻煙風味受潮走氣。因此，有人轉借傳統中保存醫藥品的斂口小瓶進行改良，此形制鼻煙壺很快在中國確立下來（張臨生主編，《故宮鼻煙壺》，頁29）。德國少見此一器類造形，如1733年清冊陳述「鼻煙小盒為小瓶造形」一般。密封式小瓶蓋是以軟木塞緊扣，附一金屬或魚骨小匙，或者配裝象牙、玳瑁等貴重材質小匙，用它來取一小份鼻煙粉。這一小件琺瑯藝匠之作，在十八世紀期間漸漸受到極大喜愛，但絕不是優先作為日常實用器具。乾隆皇帝（1735-1796在位）統治下，以貴重材質製作的鼻煙小壺，出現了各式形制和不

同裝飾，成為精緻生活方式和社會階級象徵，扮演如同歐洲鼻煙盒的對應角色。

琺瑯工藝技術

有趣的是，琺瑯鼻煙壺檔案記載一系列用色紀錄，這些色彩在康熙朝晚期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這涉及約於1700至1720年間創發的「粉彩系列」（*famille rose*）調色盤，它決定了為瓷器、玻璃和琺瑯產造的熱調熟料（*Schmelzfarben*），而且這個新琺瑯彩調色盤已於1730年左右完全取代了先前的「綠色系列」（*famille verte*）調色盤。檔案指出，這件鼻煙壺特別之處，在於藍色、黃色、紫紅色和白基底料的使用。檔案適切地描述瓶塞「帶有黃點的藍色琺瑯蓋」。此一條目繼續說明，鼻煙壺狹長側面的黃地「裝飾多彩日本的花卉」（多彩花卉裝飾除了使用藍色之外，還有藍綠、藍綠和黃混合的黃綠和不透明黑）。傳統中國視黃色為帝王之色，因此時常印證於宮廷瓷器和琺瑯器的基底色。⁶鼻煙壺雙面中央腹部開光的裝飾地景，引人憶起中國水墨畫，它以紫紅色，即以膠體金為基礎的琺瑯色料繪製，⁷亦符合調色盤的名字。（圖4）以鍛打成形的薄銅片作為琺瑯工藝的器胎，外器表罩一層盡可能無斑點、不透明的白色琺瑯為基底色，器胎內刷一層琺瑯料平衡張力（鼻煙壺內部幾乎完全盛滿鼻煙或軟木殘留的粉狀物）。

鼻煙壺琺瑯彩繪技術的細節，透過立體顯微鏡放大（約6～40倍）更能精準地理解。色料繪製較薄，偶而塗繪兩層在色地之上。許多地方可以辨識出不均質的成像（圖5）：約0.1到0.2公釐大的強烈色料微粒，部分融於無色琺瑯——也就是軟料——之中。衆多被包圍的氣泡，標示了琺瑯粉末與軟料混合成適當微粒大小和



圖4 〈鼻煙壺〉局部細節（左上方） © Staatliche Kunstsammlungen Dresden綠宮隆珍寶館藏 典藏號：VI 7 i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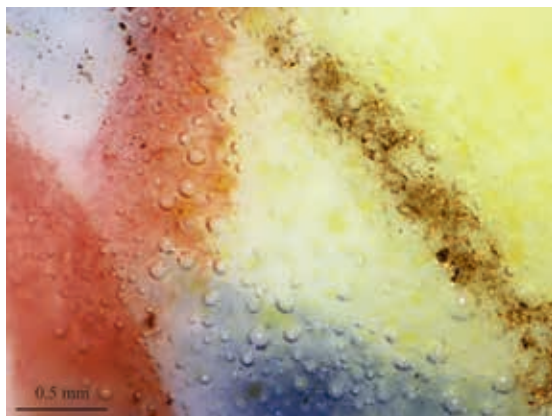


圖5 〈鼻煙壺〉頸部細節 © Staatliche Kunstsammlungen Dresden綠宮隆珍寶館藏 典藏號：VI 7 ii

燒結之處。

此一分析性檢驗得出的結論是，原料使用含鉛的鉀——矽酸鹽玻璃。少量含鐵和磷成分的不純物質，說明其他純原料的使用，例如石英粉和硝。受限於此處採用的分析法得到的有限證據，⁸ 檢測顯示琺瑯和琺瑯著色劑的組成與「粉彩系列」瓷器（定年約為 1730 年間）的熱調熟料（Schmelzfarben）數值基本上吻合。⁹ 鼻煙壺主要色彩可證明為砷酸鉛（不透明白琺瑯）、鉛錫（黃）、鈷（藍）和膠體金（紫紅）。一些十七世紀傳統中國的掐絲琺瑯已被確認有基本相似的玻璃組成分，然而特別以鈷呈色的「康熙藍」釉上彩料，早已於 1700 年不久之前加入「綠彩系列」調色盤。¹⁰ 其他色料則約於 1720 年才出現在瓷器和琺瑯畫。玻璃、琺瑯和瓷器裝飾技術之間的相互影響，1696 年皇帝諭旨在北京建立宮廷作坊的合作扮演了重要角色。這裡的中國匠師在有經驗的歐洲耶穌會士統領下工作。受過玻璃技術訓練的紀理安（Kilian Stumpf, 1655-1720）和法國畫琺瑯師傅陳忠信（Jean-Baptiste Graveriau, 1690-1757），前者於 1712 到 1720 年任職玻璃廠廠長，後者

於 1719 到 1722 年參與清宮畫琺瑯作坊工作，舉足輕重地影響琺瑯彩繪發展。¹¹ 除了前述提及紫紅色以膠體金為基底的運用之外，將砷導入作為除色和乳濁劑，不僅用於玻璃產造，¹² 亦運用於「粉彩系列」煅燒色料（Feuerfarbe），此一配方很可能是清代宮廷作坊移轉了西方知識。現能確實證明鼻煙壺蓋的藍琺瑯含有砷成分，其他琺瑯彩不同彩料則可能含有砷成分（除了黃色以外）。

這件鼻煙壺技術性特別之處在於黃地之上描繪的幾何網絡線條，這些約 0.5 公釐線條是由非常細緻的碎金箔灑於器表而成。（見圖 5）此一技術典範看來不像是歐洲傳統琺瑯工藝，也不是中國琺瑯技術。提供我們進一步思考方向的是源自日本金漆技術。傳世兩件康熙朝琺瑯鼻煙壺，圓形開光以蒔繪技法成形。（圖 6）¹³ 這或許反映一個關於宮廷各作坊之間相互聯繫的架構，作為跨領域技術中心之存在（張臨生主編，《故宮鼻煙壺》，頁 30）。康熙皇帝主導下的藝術奢侈品，顯然有目的地借助歐洲專業知識，然而移轉他國知識與技術，僅發生於無法從在地高度發展資源中獲取之時。¹⁴



圖6 1662~1722 康熙 銅胎畫琺瑯嵌蒔繪漆片花卉鼻煙壺 高7.6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琺000823

出處

這件鼻煙壺如何運抵德列斯登之情形，迄今依舊不明。由於1725年珍寶清冊尚未登錄相關記載，因此它很可能是介於1725年到1733年之間入藏珍寶閣。自這件小珍寶的獨特品質推測是宮廷作坊製作，從皇帝直接諭旨宮廷作坊造作的一流作品。這件鼻煙壺很可能無關乎買賣，而是一件送給強者奧古斯都的特殊禮物，奧古斯都對珍寶藝術的高度傾心已廣為人知。如我們所知，康熙皇帝贈送給歐洲使節團的外交小禮物之中，即有琺瑯鼻煙小壺。據口傳，皇帝曾於1721年送給教宗克里門十一世（Clemens XI, 1649-1721, 1700-1721 在位）派遣使節團的禮物之中，有一件琺瑯鼻煙壺。同年，康熙皇帝也贈送沙皇彼得大帝（1682-1725 在位）公使伊斯邁羅夫（Leon Ismailof）和他四位隨從，每人各一件宮廷作坊製作的鼻煙壺產品。¹⁵

定年

陳忠信參與作坊工作前，中國畫琺瑯的品質被評為不盡理想，¹⁶基於此因，品質精緻的德列斯登琺瑯珍寶在1719年以前產製的可能性不大。位於國立故宮博物院一件鼻煙壺（圖7-1）顯示，若忽略它確實較小的尺寸（圖8），它與綠穹窿珍寶館藏品驚人地形似。¹⁷一條細長藍線開光（類似德列斯登藏品的風景開光線），底書「康熙御製」款（圖7-2），證明這件作品是康熙皇帝的訂製品。如同德列斯登鼻煙壺，



圖7-1 1662~1722 康熙 銅胎畫琺瑯雙蝶鼻煙壺 可能是北京宮廷作坊 銅、琺瑯、象牙、軟木 高3.7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琺000795



圖7-2 〈銅胎畫琺瑯雙蝶鼻煙壺〉底部



圖8 康熙朝銅胎畫琺瑯鼻煙壺展品照 左：故琺000823 右：故琺000795 金芳如攝於2020年08月30日國立故宮博物院「土拿乎——清宮鼻煙壺的時尚風潮」特展

它的特徵是帶黃點藍琺瑯蓋和無底足，和多數這類相同器形作品一樣。另一個共同點是黃地表現的幾何紋樣，德列斯登鼻煙壺圓形腹部開光描繪一處風景，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品開光則表現對蝶紋。幾何紋樣與「麻葉」（麻の葉，asa-no-ha）之稱的知名紋樣類似，它由六片葉圍繞一中心點組成，起初源於日本，江戶時期（1603-1868）特別流行。¹⁸ 德列斯登作品裝飾風格強烈的花瓣紋（見圖3），同樣源自日本文化。它是名為皮球花的紋樣，可以回溯至帶有各式紋樣的日本家族象徵（家紋），它們時常作為織品和工藝品的裝飾母題，蔚為風潮。¹⁹ 衆所周知，雍正皇帝是位日式風格的擁戴者，他透過中國宮廷作坊促進適應日式風格。雍親王時期，他的父親讓他熟悉作坊領袖，以致於雍親王在1723年2月5日登基以前，他在宮廷作品風格選擇已有實際影響力。²⁰ 這也導致康熙皇帝統治時期產造的琺瑯茶葉罐和盒，已有皮球花紋飾（施靜菲，《日月光華——清宮畫琺瑯》，臺北：國

立故宮博物院，2012，頁190，圖138和139）。中國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兩件帶有康熙年款的鼻煙壺，其中一件同樣有皮球花紋飾的暗示，但這件裝飾風格較為樸素（清宮舊藏，典藏號：1200097）。

這件小珍寶尤其是中國、日本和西歐之間文化活躍移轉的明證，或可能標誌著，這是為康熙皇帝所做的「粉彩系列」風格琺瑯鼻煙壺之早期製品，為此時期傳世作品僅知的少數例子。它的定年，或許正是這款小型珍貴品仍稀有和價值連城的時候，作為貴重的外交禮物進入貴族珍寶閣。鼻煙壺在它創造年代是受追捧的收藏品——直到如今未改變。因此，本次鑑定這件直到目前未受關注的琺瑯珍寶，很快造成一場小轟動。

感謝美國Ted Exstein的發現，以及誠摯感謝以色列Joseph Baruch Silver各項資助和重要提示，沒有他們就沒有這篇文章。

Ulrike Weinhold 為綠穹隆珍寶館修復處文物保存研究員
Rainer Richter 為綠穹隆珍寶館修復處處長
金芳如 為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研究生

註釋：

1. 譯註：Johann Melchior Dinglinger (1664-1731) 是歐洲重要的金工師暨珠寶設計師，他多數重要作品受薩克森（Sachsen）選帝侯暨波蘭國王奧古斯都二世（又名強者奧古斯都）之託所做，現藏德列斯登綠穹隆珍寶館，其中最大件且廣為人知的作品為〈大蒙兀兒寶座〉，他使用超過 5000 顆鑽石、超過百顆紅寶石、祖母綠等多樣極盡奢華的寶石來裝飾人物群像和配搭品；重要出版品請參考 Dirk Syndram, *Der Thron des Grossmoguls: Johann Melchior Dinglingers goldener Traum vom Fernen Osten* (Leipzig: E.A. Seemann, 1996)。
2. 請參考 Jutta Kappel and Ulrike Weinhold, *Das Neue Grüne Gewölbe* (München/Berlin: Deutscher Kunstverlag, 2007), 247。
3. 譯註：原文 Ulrike Weinhold, Rainer Richter, "Eine Email-pretiose des Kaisers von China in der Dresdener Schatzkammer," *Dresdener Kunstblätter*, Band 2 (2015): 101-109。
4. Sächsisches Staatsarchiv, Hauptstaatsarchiv Dresden, 10009 Kunstammer, Sammlungen und Galerien, Grünes Gewölbe, Inventar Pretiosen-Zimmer 1733 (Inv. 32), S. 709, Nr. 461. (譯註：薩克森州國家檔案館，德列斯登首都檔案局，10009 奇品珍藏室、收藏與藝廊，綠穹隆珍寶館，典藏文件號 Pretiosen-Zimmer 1733，頁 709，461 號。)
5. Silvia Ebner von Eschenbach, "Der europäische Einfluss auf die Herstellung von Glas und Email am chinesischen Kaiserhof," ("The European Influence on Glass and Enamel Production at the Qing Court") in *Die Wittelsbacher und das Reich der Mitte. 400 Jahre China und Bayern, Ausst.-Kat. Bayerisches Nationalmuseum*, ed. V. Renate Eikermann (München: Hirmer, 2009), 144 and 147, footnote 28.
6. Luisa Mengoni, "Adapting to Foreign Demands. Chinese Enameled Copperwares for the Thai Market," in *Royal Porcelain from Siam. Unpacking the Ring Collection*, ed. Anne Habu, Dawn F. Rooney (Oslo: Hermes Publishing, 2013), 191; Ching-Fei Shih, "A Record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a New Art Form: The Unique Collection of 'Painted Enamels' at the Qing court," in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Art in China: Collections and Concepts, University of Heidelberg and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Bonn, November 21-23, 2003) (7, 2005), 3, footnote 10.
7. 非侵入性 X 射線螢光測量（手持式分析儀 Niton XL3t 980, software mining）能測量部分琺瑯彩料的質性和半定量性化學分析。紫紅色（粉紅色）分析證明有金。沒有任何提示說明含錫的紫金製程是按卡修斯（Cassius）配方法煉得。
8. 檢測無法證明比納更輕的化學元素。氧化鈉含量高於 4 ~ 5 重量百分濃度的質性證據是可行的（氬沖）。測量區域直徑是 3 公釐；亦參考註釋 7。
9. William D. Kingery, Pamela B. Vandiver, "The Eighteenth-Century Change in Technology and Style from the Famille-verte Palette to the Famille-rose Palette," in *Technology and Style. Proceedings of a Symposium on Ceramic History and Archaeology at 87th Annual Meeting* (Westerville: American Ceramic Society, 1986), 371-380.
10. Julian Henderson, Nigel Wood, Mary Tregea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lass, Enamel and Glaze Technologies. Two Case Studies," in *Cross-Craft and Cross-Cultural Interactions in Ceramics. Proceedings of a Society Symposium on Ceramic History and Archaeology at the 89th Annual Meeting*, ed. Patrick E. McGovern (Westerville: American Ceramic Society, 1989), 320-346.
11. Silvia Ebner von Eschenbach, "Der europäische Einfluss auf die Herstellung von Glas und Email am chinesischen Kaiserhof," ("The European Influence on Glass and Enamel Production at the Qing Court") 140 and footnote 7, 144 and footnote 29; Ching-Fei Shih, "A Record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a New Art Form: The Unique Collection of 'Painted Enamels' at the Qing court," 6 and footnote 16.
12. Yang Boda, "An Account of Qing Dynasty Glassmaking," in *Scientific Research in early Chinese Glass*, ed. Robert H. Brill, John H. Martin (New York: Corning Museum of Glass, 1991), 138. 譯註：楊伯達指出宮廷玻璃製作原料中，採用比傳統更多的硼砂和白砂，此法應很大程度受德國玻璃工藝介紹到清宮的影響。
13. 其中一件收藏在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號：1910-2037（比較圖 7 和張臨生主編，《故宮鼻煙壺》，頁 80，圖版 3 和頁 318）；另一件收藏在北京故宮博物院，清宮舊藏，典藏號 1200096，感謝北京故宮博物院孫悅友善提示這筆資料。
14. Ching-Fei Shih, "A Record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a New Art Form: The Unique Collection of 'Painted Enamels' at the Qing court," 8-15.
15. George Robert Loehr, "Missionary-Artists at the Manchu Court," *Transactions of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34 (1962/63): 56, 57.
16. Harry Garner, "The Origins of Famille Rose," *Transactions of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37 (1967-1969): 5.
17. 張臨生主編，《故宮鼻煙壺》（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1），頁 80，圖版 4、頁 318，圖說 4。誠摯感謝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施靜菲教授提供這筆提示。
18. 感謝德列斯登國家藝術收藏館瓷器收藏部 Cora Würmell 女士提供這筆提示及其他重要啓發。
19. Regina Krahl, "Blossoms Scattered over Fresh Snow," in *Fine Chinese Ceramics and Works of Art, Aukt.-Kat. Sotheby's* (Hongkong: Sotheby, 8.4.2013), Nr. 3021. 參考蘇富比網站：<http://www.sothebys.com/en/auctions/ecatalogue/2013/fine-chinese-ceramics-and-works-of-art-hk0461/lot.3021.html>（檢索日期：2015 年 12 月 1 日）。
20. Soame Jenyns, William Watson, *Chinesische Kunst. Gold, Silber, Bronze, Email, Lack, Holz* (Baden: Orell Füssli, 1963), 225.